

# 安字片大院里的炊烟

□陶广斌

新晚报

08

2024年  
10月18日  
星期五

人  
生  
记

讲述我与这座城市的那些事儿



本版主编 宋辉  
责任编辑 程世欣  
版式设计 程世欣

说起炊烟，人们往往会想到许多诗中描写的田园风光，仿佛炊烟只是乡村的符号。其实不然，20世纪90年代之前，在我们这座城市里，许多大院里也会升起袅袅炊烟，这炊烟似云似雾，缭绕飘散，勾勒出了烟火蒸腾的城市生活画卷，给人一种家的感觉，忙碌而温馨，是现如今中老年人抹不去的记忆。



我的童年、少年、青年一直居住在哈市安字片的一个大院里，直至20世纪90年代初，城市动迁改造才住进了楼房。那些年，我们的大院清一色平房，有砖房和板夹泥两种，院里住了12户人家，每户居住面积都不大，但每家都有一个比较大的存放煤和样子的棚子，我们称之为样棚子。这些用不同颜色木板搭建的棚子或高或矮，或大或小，形状各异，参差不齐，占据了院子很大一部分面积，人们的活动空间由此显得有些窄小，也许正因为如此，安字片居民大院也被称为大杂院。

不过，你可别小看了这些杂七杂八的建筑，它们对于居民生活来说是至关重要的，因为这里的居民主要靠烧煤和样子做饭，冬天靠烧暖墙取暖。尤其东北寒冷的时间比较长，因此这个存放煤和样子的地方成为每一个家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。另外，样棚子里还可以存放一些年货。那时家里都是没有冰箱，这也算是一个最好的存放冷货的地方了。



在计划经济的年代里，煤和样子是凭证供应的，还不能随时买到，而且煤也分三六九等。我记得大家都喜欢买“穆稜煤”，这种煤块多，乌黑发亮，易燃耐烧；最不想买的是“滴道煤”，这种煤多是粉面状，不好烧。那时每当听说煤场要进好煤了，邻居们都会奔走相告，然后相约在煤场还没开业时就去排队。大家按排队先后顺序编号，工作人员再用粉笔把编号写在每

个人身上，之后大家就可以自由活动了，等开始营业时再按号排好队交款购买。

我家总是母亲去买煤，我们都不愿意早起。她经常在天刚蒙蒙亮的时候就与邻居们一起去煤场，有时要排好几个小时才能买到，有时还可能买不到。母亲总是无怨无悔，虽然是双小脚，却总在为家庭生活不停地奔波。她就像一团火，时时刻刻温暖着我们这个家，温暖着我们的心灵。

买到煤后，可以雇煤场的人用手推车送到家，只是送的时间不确定，也需要排班等候。送来的煤就卸在大院里，有时卸在大街上。这时如果家里没有人或只有老人，邻居家的大人小孩，不用招呼都会出来帮忙。大伙儿用筐和桶很快就把煤送到这家的煤棚子里，这家人自然是千恩万谢，那个场面就跟演电影一样，至今还时常浮现在我的眼前。

那时点火做饭先要用样子把炉火生起来，我家不用去买样子，因为大姐夫在哈木器厂工作，他们厂每季度都给职工发福利票，可以买到废弃的边角木料，所以我家总能用这些边角木料当样子，让邻居们羡慕不已。不过这些边角木料需要自己去工厂拉运回来，在我上小学时，这个活自然就落在了父亲身上。那时他已50多岁了，虽然做厨师也是体力活儿，但是毕竟强度不是很大。推着满满一手推车木头，从木器厂回到安定街，几公里的路也是很费力的。自打我上初中后就帮他一起推车，看到一天天变老的父亲弓着腰使劲推车的身影，看着他脸上不住地流汗，我心中暗念自己要快快长大，早日承担起家里重担，让父亲不用再为此受累。



令人痛心的是，在我上高一那年父亲因病故去，也许从那一刻起我真的长大成人了。作为家里唯一的男子汉必须干重活和累活了，此后去木器厂拉样子的活就落在了

我身上。不过那时经常有一些要好的同学帮我，让我省了不少力气，至今想起来心里还是很感激他们的。

除了样子，我还可以用大姐夫工厂发的福利票取回一麻袋锯末子回来烧火。听着一麻袋好像不多，其实是由两个麻袋接成的一个很长的麻袋。装袋时要用木棒将锯末子捣实，所以这么一大麻袋的锯末子还是很重的。每次我都是将麻袋口扎紧，然后用绳子把它捆在自行车后座上，骑着回家。刚开始的时候，骑在车上感到车子晃晃悠悠的，好像人喝醉了酒一样，我就紧紧地握住车把，小心翼翼地在马路边上骑，生怕躲闪不及撞着人。几次过后，我倒觉得车子不晃了，胆子也大了起来，而且豪气陡增，大有“春风得意马蹄疾，一日看遍长安花”的感觉，一度竟然敢在马路中间骑了。看到我车上驮了这么一个大家伙，别的自行车纷纷躲避，生怕被我撞上，我倒有些得意洋洋。

有一次刚出了厂门口，车轮压在了一块石头上，颠了一下，车子立刻不动了。我赶紧下车，回头一看，后轮已经扭成了麻花状，气得我狠狠朝后轮踹了两脚，好不容易把后轮直了过来，可也不能再骑了，只好推着走回家。那天是个大晴天，到家后我已经汗流浹背，气喘吁吁了。让我实实在在体会到了只有脚踏实地做事，才能获得成功的道理。



夏日里的大院更是烟火漫卷，饭菜飘香。邻里间的亲情和欢乐都融进缕缕炊烟之中。

因为家里的炉灶都连着暖墙，所以夏天大家都不在家里做饭，在院子里用一个旧铁桶做成的铁炉子做饭。这样的铁炉子安有铁丝做的提手，可以拎来拎去，很方便。做饭时先用纸把样子点着，然后放入自制的煤球，再罩上简易烟囱。此时必须用扇子对着炉子口使劲扇，刚开始时浓烟滚

滚，渐渐地变成了缕缕细烟，煤球也很快就烧红了，烟也不冒了，这时就可以炒菜做饭了。每当黄昏时分，当你走进大院，左邻右舍做的什么饭菜一目了然。叮叮当当锅铲碰锅的声音不时传入耳中，饭菜的香味四溢，不断地刺激着人们的嗅觉，让人感觉好像进入一个大家庭的厨房一样。

此时还会不断地听到邻家大婶说：“嫂子，你别点火了，这个炉子里还有火，够你用的了。”有时一家做完饭后，炉子里剩余的火可以让好几家烧水。谁家做点好吃的也都要给别人家送一碗，真是远亲不如近邻，大家相处得和一家人一样。

晚饭后，皓月当空，邻家大叔总会在门口摆上一张小桌子招呼大家来喝茶聊天，一把小铜壶在煤球炉子上噗噗冒着热气，仿佛在诉说大院邻里之间和睦相处的故事。

四季轮回，岁月流转，社会在发展，人们的生活条件得到了极大改善。如今在城市里已经看不到炊烟，因为人们住进了高楼大厦，只要动一下手就可以做饭。取暖有暖气，既环保又舒适，再也不用辛辛苦苦去排队买煤、买样子了。可是有时想想，似乎又缺少了一点烟火气，觉得在享受现代文明带来的福祉同时，千万不要忘记父母的恩情、邻里的亲情，更不要忘记艰苦奋斗的精神。

如今炊烟已散尽，但愿它能成为一个时代的符号，永远留在我们的脑海里，并将那些珍贵的东西永远保存下来。

安字片旧影。王铁提供



与您约稿

本版以呈现哈尔滨风情风貌、展现哈尔滨特质魅力、传承哈尔滨城市温度为主，以随笔、散文、杂感等不同文体，对文化多元、风貌独特、底蕴深厚的哈尔滨，作出形象、深刻、诚挚的解读。力求通过这些个性化的民间记录，打捞、梳理出这座城市的记忆碎片和人文脉络。

稿件字数1000-3000字，可配发若干老照片，并注明姓名及联系方式，发至邮箱22354430@qq.com即可。